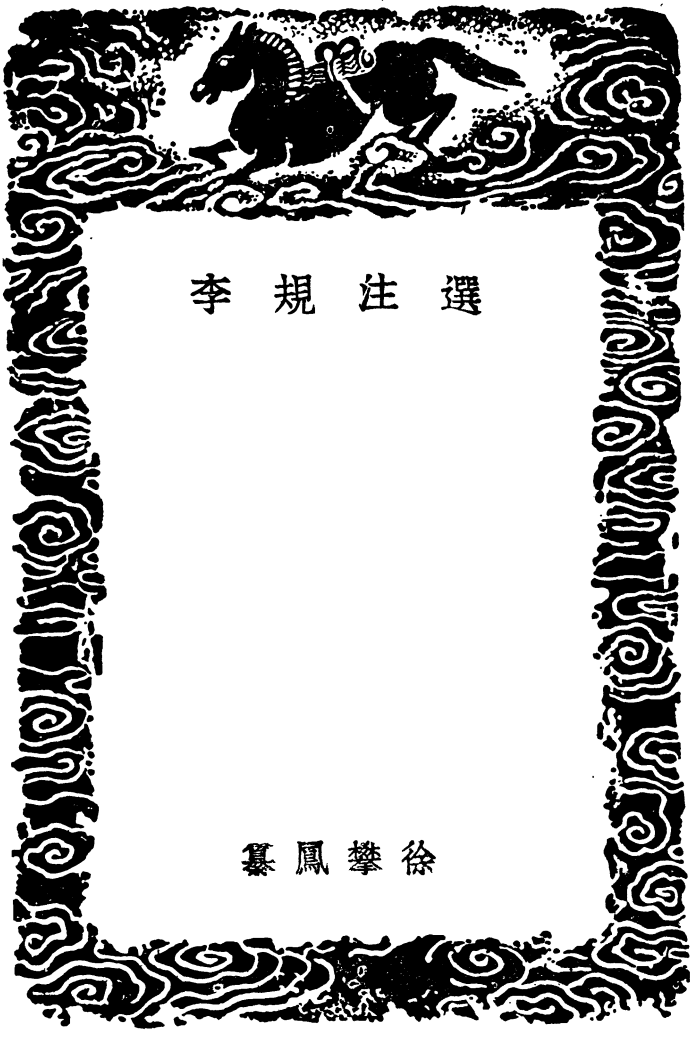
選注規李
選學糾何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規注選

徐攀鳳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選注規李

選注規李

清　徐攀鳳纂

攀鳳字桐巢華亭人諸生著有六經識餘讀尚書傳義廿二史辨譌桐巢詩古文鈔樹蕙當時文

李崇賢文選注六十卷元本散軼久矣猶賴前之君子編輯成書昉睇盧山眞面則今所傳類聚本爲汲古閣毛氏所刊者是也幼耽讎校老而忌疲簡畢所存積久盈卷命曰規李其於陵蘇糟之語初未有得竊滋媿云

班孟堅兩都賦序　前注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後注後漢書周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爲郎上兩都賦案後注爲是李氏此書類援前人之書爲注前注失所引書名歷考史傳亦無和帝大悅事其爲五臣妄加而非李元本可知餘詳古詞君子行一條下

外興樂府協律之事　注漢書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案樂府之立在武帝先漢禮樂志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蓋樂府雖有其官惟采詩入樂自武帝始鄭夾漈云

奚斯頌魯　注韓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案魯頌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是作廟者奚斯作頌者史克也惟法言司馬公注謂正考甫

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後漢曹褒傳。考甫咏殷。奚斯頌魯。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奚斯頌僖。歌其路寢。然則以閟宮詩爲奚斯作者。不止韓詩。

西都賦賓曰唯唯。　注。曲禮曰。父召無諾。唯而起。案此當引戰國策范雎曰唯唯之類。

睎秦嶺。　注。說文曰。睎。望也。案方言。東齊青徐間。謂眄曰睎。

度宏規而大起。　注。小雅。案卽小爾雅。五經正義皆如此省文。　注又云。度與羌通。度或爲慶。案度當爲忖度之度。與上圖皇基於億載圖字同義。

藍田美玉。　注。引范子計然。案唐書藝文志。范蠡問計然答也。班固答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注。韋昭曰。研。范蠡師計然之名。

珊瑚碧樹。　注。廣雅曰。珊瑚珠也。淮南子曰。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案司馬相如傳。珊瑚叢生。注云。珊瑚生水底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本草。珊瑚有黑色碧色。碧色者良。據此。或碧樹卽珊瑚之碧色者與。

羣百郡之廉孝。　注。興廉舉孝也。案漢書。元朔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西漢分廉孝爲二科。東漢始合一科。

行所朝夕。　注。闕。案蔡雍今作邕獨斷曰。天子四海爲家。故謂行在爲所。

東都賦。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　注。史記。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都。案殷有三亳。南亳穀熟爲湯都。北亳蒙卽景亳。湯所受命。西亳偃師。乃盤庚所遷。書盤庚三篇。兩言新邑。故書序疏有將始治

殷之語。自史遷以爲復故居。班承其譌。於地理志河南偃師縣注云。殷湯所都。康成注經亦因之。皆非也。孔穎達書正義引皇甫謐辨云。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今梁國甯陵之葛鄉。去湯地七十里。若湯居偃師。計甯陵去偃師八百餘里。豈當使亳衆爲之耕乎。是賦之意正謂盤庚遷殷。光武遷洛陽。皆新邑。亦皆中興。故援以相況。安得舉史公謬說釋之。

正雅樂。注。尙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雅。案雅皆宜作予。此條詳見王深甯困學紀聞。餘爲前人已言。確不可易者。概從其略。恐蹈仍襲之譽也。

邱陵爲之搖震。注。震協韻。音眞。案孟堅作賦時未有韻書。詎假協韻。況古無四聲。而震字卻有平聲。何必云協。張平之東京賦。示民不偸。注。偸。以朱切。協韻。亦非。因附及。後不復贅。

僸佅兜離。注。闕兜字之義。案白虎通。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或謂兜乃任字之譌。但此四句恰好作此賦注腳。且俱出孟堅之手。或當時本作兜也。至於說樂是一。而字並不同。蓋古音有輕重。李注已明言之矣。

張平之西京賦。人甚之謀。注。甚教也。案左傳。楚人甚之脫扃。甚字本此。

何必昏於作勞。注。昏勉也。尙書曰。不昏作勞。案盤庚昏字。康成讀爲暋。潘元茂册魏公九錫文。嗇民昏作。亦當如暋讀。

清酤敍。注。敍多也。案古人多秪同音。論語多見其不知量。邢疏引此賦作清酤多。多讀若秪。

度曲未終。注漢元帝自度曲。案宋玉笛賦。度曲羊腸。語在元帝贊之先。

東京賦。楚築章華於前。注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一朝叛之。案左傳實無此文。恐誤記。魯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之傳耳。章華與乾谿非一處。辨詳沈存中筆譚。

宣重威以撫戎狄。呼韓來享。注戎狄呼韓。並國名也。案呼韓乃單于號。非國名。

何云巖險與襟帶。注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也。案元文函谷險要。襟帶喉咽。尹從李老。留作二篇。咽與篇韻。不得誤倒。也字亦贅。

龍圖授羲。洛書畀姒。注引尚書傳。分證授羲畀姒之說。案易繫辭洛書與河圖並言。是爲同時所出。宋書符瑞志龍圖出河。龜書出洛。以授軒轅。隋經籍志河圖九篇。洛書六篇。相傳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何緣竟以河圖屬羲。洛書屬禹。自解經家如孔安國輩分析言之。儼成確據。實不可解。尚書傳亦安國一家之言。予舊有讀易微言。今因平子賦。略及之。

饕餮浹乎家陪。注毛詩曰。牲牢饕餮。案詩小雅瓠葉。小序云。上棄禮而不行。雖有牲牢饕餮。不肯用也。毛詩宜改詩序。

發鯨魚鏗華鍾。注發舉也。鏗猶擊也。華鍾謂有篆刻文。故言華也。案薛注元文。引列東都賦發鯨魚鏗華鍾下甚詳。此處奈何刪之。

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注引韓詩外傳鄭交甫事。案外傳無此文。李氏於江賦感交甫之喪珮。

則云韓詩內傳。蜀都。娉江妻與神遊。則云列仙傳。阮嗣宗詠懷。交甫懷環珮。又云列仙傳與韓詩內傳同。內傳久散佚不可考。今列仙傳僅存。

嚶嚶和鳴。注。爾雅關關嚶嚶。聲之和也。案爾雅關關噰噰。音聲和也。又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豈李氏約兩處之文。誤爲證引耶。

春卵夏筍。注。闕卵字之義。案禮記。春薦韭。韭以卵。

秋韭冬菁。注廣雅曰。韭其華謂之菁。案尙書。包匭菁茅。孔安國云。菁以爲菹。周禮菁菹鹿臡。鄭注。菁蔓菁然。則菁固另是一物也。

帝王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懷。注。左氏傳。鍾儀囚於晉。與之琴。操南音。案左傳所言非美事。此承帝王擅美句來。當引呂子音初篇。禹始制爲南音釋之。

左太冲蜀都賦。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宇顯敞。高門結駟。庭扣鐘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注但言葛姜官爵。於賦義未甚明了。案此段侈陳甲第雄壯。因言孔明伯約勤勞王室。未嘗治第。苟非其人。固莫之能恤也。其義如是。舊唐書儒學傳。李善注文選。釋事而忘義。書成以示子邕。邕嘿然。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惜乎其書不傳。

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注引南越食唐蒙以蒟醬事。案蒟醬者。蒟似穀。葉如桑。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詳漢書音義。

劇談戲論。注引桓譚七說。案七說係桓麟作。後漢桓彬傳。父麟字元鳳。注云。摯虞文章志。桓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七說一首。

吳都賦。丹桂灌叢。注朱稱鬱金賦。案、係朱穆。魯靈光殿賦。朱桂黝儵於南北。洛神賦。榮曜秋菊。華茂春松。注皆引之。

苞筍抽節。注苞筍。冬筍。出合浦。其味美於春夏時筍也。見馬援傳。案今馬援傳無此文。齊民要術引東觀漢記。亦但言馬援至荔浦。見冬笋名苞也。

起寢廟於武昌。注闕。案吳都武昌未立寢廟。於建業亦然。宋五行志。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立寢廟。但有父堅廟遠在長沙。似此賦寢廟只宜當宮寢解。

嶰澗閩。注爾雅。小山別大山曰嶰。案此承毛公詩傳之文耳。今爾雅嶰作鮮。

魏都賦。注云。劉淵林注。案當是張孟陽。首篇序下明言張載爲魏都賦注矣。篇末懼焉相顧句。李云。張以懼先壠反。此一證也。潘正叔贈王元貺詩。李亦引張孟陽魏都賦注。本書中兩得確證。至西京賦。設在蘭錡。下有云。劉逵魏都賦注。受他兵曰蘭。受弩曰錡。而賦中附以蘭錡。卻無此注。似淵林別有注本。俟考。

驕其險棘。注。蔡雍樊陵碑。案吳志顧雍傳。裴松之注。雍從伯喈學。伯喈謂之曰。今以我名與卿。故伯喈與雍同名也。伯喈本名雍。今但知邕字矣。

都護之堂。殿居綺窗。　注闕。殿字之義。案霍光傳。鵠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高。屋上通呼爲殿。黃霸傳。丞相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上計長史守丞爲民除害興利者爲一輩。先上殿。師古曰。殿。丞相所坐屋。固知都護之堂。亦可稱殿也。

關石之所和鈞。　注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逸書。案孟陽晉人。未見古文。故曰逸書。然尚書古文。梁齊間已顯於時。何李氏尚未有考證耶。

庶士罔甯。　注尚書曰。庶士交正。毛詩曰。庶士有朅。案庶士衆士之士。非士大夫之士。引尚書是。引毛詩非。六臣注無毛詩一條。

三屬之甲　注漢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案三屬者。如淳曰。上身一髀禪。一蹈繳。一凡三屬。屬聯也。

洗兵海島。刷馬江洲。　注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刷猶飲也。劉劭七華曰。漱馬河源。案說苑武王伐紂。風霾大雨。散宜生曰。此妖也。武王曰。天洗兵也。語在接要前。爾雅釋詁。刷清注。埽刷以爲潔清。刷馬。言埽刷馬之塵垢。與洗兵一例看。爲得。又考魏武帝兵書接要十五卷。見隋經籍志。元注兵下脫一書字。

籍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　注建安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籍田於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治兵。上親執金鼓以詔進退。大閱講武。案魏志治兵卽在二十一年之十月。非二十二年也。注誤。

優賢著於揚歷。注尙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案此是今文大誓。見三國志注。

職競弗羅。注逸詩曰、兆云詢多。職競弗羅。案左襄八年。子駟曰。周詩有之曰。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詩意自爲作羅。賦意實爲弗羅。不可因賦改詩。

句吳與鼉黿同穴。注引說文及周禮注。案國語范蠡曰。昔我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鼉黿魚鼈之與處。而鼉黿之與同階。是賦句所本。

懼焉相顧。（雙。刻本譌懼。）注左傳曰。駟氏懼。案今左氏作聳。說文引左作懼。

揚子雲甘泉賦。注引桓譚新論。與文賦思乙乙其若抽注不同。案雄奏甘泉賦。在成帝永始四年。卒以僞新天鳳元年。年七十一。漢書可證。至云甘泉賦成。夢腸出。明日遂卒。新論謬言。前賢已辨之。不贅。

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注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案答書有云。雄始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佃頌、階闥銘、成都城四隅銘。元引太略。

潘安仁籍田賦。總犗服於縹軛。兮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注。總犗。帝耕之牛。駕牛儼然。在於廛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古耕以耒。今以牛者。蓋晉時剏制。不沿於古也。案晉書泰始四年御木輅以耕。木輅卽周禮田路。禮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親耕而御。此輅蓋載耒耜之車。用牛。未嘗施之耕耨也。下文三推而舍。明是遵照古禮。何忽云耕耨用牛。剏始於晉乎。又案古人詞賦之作。原未能盡協典故。卽如賦中玉輦金根。皆鋪張之詞。非御木輅之本旨。正不可以文

害實也。

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　注。國語與禮記不同。而潘雜用之。案三推卽王耕一壠也。五推九推卽班三之也。禮記言推數。國語言人數。

司馬長卿子虛賦。　注云。郭璞注。案篇中臚列注家凡十餘人。不得專題郭璞。

名曰雲夢。　注闕。案左氏傳曰。楚子入於雲中。又曰王以田於江南之夢。周禮職方注。雲在江北。夢在江南。

鄭女曼姬。　注鄭。女夏姬。曼姬。楚武王夫人鄧曼。案曼鄧姓。賦蓋云鄭國之女。曼姓之姬耳。所謂鄧曼云者亦猶齊女爲齊姜。葛女爲葛嬴之類。鄭國亦有鄧曼。見左桓十一年傳。若楚武王夫人乃賢智之媍。甯得與不祥人並列。

榜人歌。　注月令曰。命榜人。案呂氏紀不采入禮記者。爲今月令。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注服虔曰。善曰服氏之說。案服虔宜作伏儼。服氏宜作伏氏。魯靈光殿賦蘭芝阿那於東西。注李氏引其說作伏儼。蓋服虔亦可作伏虔。或因此而誤也。

上林賦。東注太湖。　注太湖於吳縣。尚書所謂震澤。案此承涇、渭、霸、產、霸、滻、豐、鄠、鎬、潦、潏、八川分流而言。八川回旋苑內。與江南太湖不涉。或曰太當作大。大湖猶巨澤也。亦姑闕疑。

揜以綠蕙。　注綠。王芻也。案師古曰。言蕙草色綠耳。非王芻也。爾雅菉王芻。

乘虛無與神俱。注張揖曰郭璞老子經注。案郭璞不聞注老子。當是郭象。

揚子雲羽獵賦富既與地乎侔訾。注闕訾字之義。案漢地理志高訾富人。司馬相如傳以訾爲郎。訾卽貲。古作訾也。

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注說文曰鏌邪大戟也。案莫邪劍名。惟師古有曰大戟也。今見玉海。

長楊賦。遐氓（刊本誤作眠）爲之不安。注韋昭曰氓（亦誤作眠）音萌。萌民也。案古氓甿萌三字通用。如遺萌。萌隸。以下劑致甿。則天下之氓皆作民字解也。字書無眠字。

潘安仁射雉賦昔賈氏之如皐。注引左傳事。案左止言賈大夫杜訓爲賈國大夫。而水經注汾水下注引此爲賈辛杜訓如往也。而古樂府雉子斑江總等詩。以如皐爲地名。存考。

曹大家東征賦敬愼無怠。思嗛約兮。注嗛與謙同。封禪文上猶嗛讓而未俞也。案易謙卦。鄭本作嗛。莊子齊物論大廉不嗛。今本封禪文謙字旁從言。不從口。

潘安仁西征賦重戮帶以定襄。注重晉文侯重耳。案重耳稱重。已見左定四年傳。孟堅幽通賦重醉行而自耦。亦單稱重。

況於卿士乎。注無釋。案上文率土且弗遺。而況於鄰里乎。正引起下文摹寫舊豐一段情景。卿士句無着。袁刻六臣注云善本無此句。極是。宜亟刪之。

疎飲餞於東都。注引漢書疎廣受事。案今本漢書作疏。第疏之爲疎。由來已舊。晉書束晳傳云疎廣之

後。避難作束。知典午時已改從疎。

勵疲鈍以臨朝。 注闕朝字之義。案漢書郡守爲郡朝。亦謂之府朝。今讀此賦。知縣令亦可稱朝也。

子長政駿之史 注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案史記敍傳漢書本傳皆不書其字。故劉知幾史通雜說篇。譏其非是。不知李氏何據。貿然謂出史記也。

若循環之無賜。 注方言曰。賜。盡也。案古咄嗟歌。棗下何纂纂。榮落各有時。棗欲初落時。人從四邊來。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卽此義。賜或作儩。說文無儩字。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害馬已去。 注引莊子及郭璞解。案璞傳不言注莊。亦定是郭象。

鮑明遠蕪城賦。 注引宋書作鮑昭。案宋書南史俱作照。唐諱天后名爲昭。而李注上於高宗顯慶三年。何庸預改。

袁廣三墳。 注三墳未詳。或曰毛詩。遵彼汝墳。鋪敦淮墳。爾雅。墳莫大於河濆。此蓋三墳。案尙未確。今有援禹貢釋之者。予數之曰。黑墳、白墳、墳壚、赤埴坟。四墳而非三墳。蓋李周翰以爲三墳之書。悞謬更不足較。

何平叔景福殿賦。昔在蕭公。暨于孫卿。 注孫卿子曰云云。案漢志載孫卿子三十二篇。孫卿卽荀卿。音之轉耳。司馬貞顏師古皆謂避宣帝諱。考宣帝名詢。漢時不諱嫌名。後漢李恂、荀爽、荀悅、等皆書本字也。

椒房之列。注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曰椒聊之實。蔓延盈升。案此引韓詩。

講肄之場。注引侯權景福殿賦。案此乃夏侯稚權也。隋經籍志夏侯惠集二卷。文章敍錄曰惠字稚權。

木元虛海賦。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注呂氏春秋曰南方曰凱風。北方曰廣莫風。案南風謂之凱風。引爾雅爲是。廣莫風當引淮南子呂紀西北厲風北風寒。並不及廣莫。

品物類生。何有何無。注李九翰林論。案當是李充應休璉百一詩注。楊子雲劇秦美新注。皆引是書。皆當作充。晉書充字宏度。隋經籍志李充翰林論三卷。

郭景純江賦。陽后作侯非。遯形乎大波。注陽后陽侯也。案此知作侯非也。但循繹通篇。已有陽侯砥以岸起水。咒雷砲乎陽侯。兩陽侯矣。此句陽后避字。實不避意。作者罔知其複。注者莫摘其疵。何與。

宋玉風賦。大王之雄風。庶人之雌風。注闕。案春秋元命苞師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雄雷。其鳴音音。不大霹靂者雌雷。雷言雄雌。似爲賦風所本。

潘安仁秋興賦。晉十有四年。注晉武帝太始十四年也。案太始二字宜衍。否則改爲咸甯四年亦得。晉興武帝太始元年乙酉。至咸甯四年戊戌。正十有四年。太始止十年。其明年卽改元咸甯。

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適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注闕。省省連押之義。案廣韻省署之省在二十八梗。省察之省在四十靜。

謝惠連雪賦。折園中之萱草。摘街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注闕。案萱薇非雪時所有。

故欲折而憐其枝葉相違。李氏未經詮釋。遂滋五臣之譌。

謝希逸月賦。絲桐揀（作練非）響。注侯英箏賦。案鄴中集、詩七命絕交論注。並作侯瑛。後漢文苑傳。侯瑛字子瑜。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載侯瑛集二卷。

禰正平鸚鵡賦。何今日之雨絕。注闕。案王粲贈蔡子篤詩。一別如雨。江淹擬潘黃門述哀詩。雨絕無還雲注。皆引此賦爲證。錄本或譌雨爲兩。宜亟正之。

顏延年赭白馬賦。末臣庸蔽。注崔瑗胡公碑。案碑文今載蔡中郎集。

張平子思元賦。利飛（俗譌肥）遯以保名。注故曰。利飛遯以保名。案此知李本作飛也。其所引遯卦上九。肥遯無不利。九師道訓。遯而能肥。肥遯最在卦上。故名肥遯。四肥字皆宜從飛。七啓。飛遯離俗。亦自作飛也。

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雲師黮以交集兮。涑雨沛其灑塗。注舊注豐隆。雷公。雲師。雨師。善曰。諸家說豐隆。皆曰雲師。此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爲雷也。案舊注原是不誤。淮南子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許愼注。雷師是已。李氏所謂諸家之說。大約如王叔師注騷之類。（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叔師注。豐隆雲師。）

夕惕若厲以省僭兮。注易君子夕惕若厲。无咎。案漢儒讀易。厲字連上。淮南子人間訓。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此其一證。

潘安仁閒居賦。非至聖無軌。注周易曰。用無常道。事無軌度。案二語本周易略例明卦適變通爻篇。

稱萬壽以獻觴。注毛詩曰萬壽無疆。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案此乃頌揚君上之詞。賦意上承太夫人御板輿一大段。下接咸一懽而一喜句。當引後漢馬援馮魴傳以人子頌其父母稱萬壽者證之。

司馬長卿長門賦。孝武皇帝。注未辨正。案相如卒於元狩五年。其後武帝歷祚三十一年。安得預稱孝武。蓋賦非相如不能作。而序定爲後人所加。或有因序而疑賦。謂其嫁名相如者非。

陳皇后復得親幸。注幸吉而免凶也。案此非復幸之幸。黃滔有陳皇后復寵賦。託言固可。若據爲實事。於史學殊疎。史傳無復幸事。

得尙君之玉音。注毛詩曰無金玉爾音。案尙書大傳廟者貌也。諸侯見文武之尸。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玉音二字出此。

向子朝思舊賦。素琴而彈之。注袁左嘗從吾學廣陵散。案此乃袁孝尼之譌。孝尼名準。卽見嵇康本傳。

江文通恨賦。注卒贈醴泉侯。案梁書南史皆言封醴陵侯。亦不謂其旣卒始贈也。

別賦。桑中衞女。上宮陳娥。注以陳娥爲戴嬀。案陳娥恐指陳風株林所刺者。桑中上宮本是衞詩。隨手牽率。誤用之耳。戴嬀淑女。安得與淫奔者並舉乎。

陸士衡文賦。採千載之遺韻。注闕。案言韻始此。成公綏嘯賦。音均不恆。注云。均古韻字。成公亦晉人。彼時猶尙言均。

寤防露與桑間。注防露未詳。案李於月賦。徘徊房露。注已云房露。蓋古曲。文賦。寤防露與桑間。房與防。古字通。何此注故作疑辭。蓋引靈運山居賦爲言耶。

文徽徽以溢目。注延篤仁孝論。案此乃延篤與李文德書。非仁孝論。

馬季長長笛賦。旋復回皇。注李尤七疑。案是七歎。見後漢書本傳。或以爲七款。亦誤。

宋玉高唐賦。注此賦假設其事。諫諷淫惑也。案此與神女賦。皆託哀窈窕思賢才之意。正宋玉微詞。

神女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澤。注闕。案此與高唐賦。俱從楚襄王發端。而前篇夢屬懷王。此篇夢屬宋玉。篇中王寢。王異之。王曰晡夕之後。王曰茂矣。諸王字改玉。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玉曰狀何如也。諸玉字改王。當是張鳳翼纂注不易之論。

闇然而暝。注闕暝字未釋。案莊子德充符。據高梧而暝。張平子南都賦。青冥旰暝。暝古眠字。

曹子建洛神賦。攜漢濱之游女。注毛詩。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言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案李所引當是韓詩。薛君章句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與毛詩解異。竊意此處以漢皐解珮事釋之亦得。

曹子建責躬應詔詩表。僻處西館。注闕。案魏志本傳。黃初四年來朝。文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時雖許其來。猶未遽見。蓋猜心未忘也。六年。帝東征過雍邱。遂幸植宮。爲兄弟如初。應詔詩。稅此西墉。西墉亦即西館。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注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睿。平其宿心。案此係皇甫規謝趙壹書。靈運富春渚宿心漸伸寫。注俱誤。

顏延年秋胡詩。嗟予怨行役。三陟窮晨暮。注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又曰。陟彼高岡。又曰。陟彼砠矣。案本文上句已用魏風。下句三陟。當即指陟岵、陟屺、陟岡而言。

五君詠劉靈善閉關。靈今作伶。注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案中說。溫彥博問劉靈何如人。文中子曰。古之閉關人也。據此。閉關二字殊非泛設。

應休璉百一詩。宋人遇周客。注闕子。案當是闕子。見水經注。漢藝文志。從橫家有闕子一篇。

郭景純游仙。恆作恆非。娥揚妙音。注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作嫦非。娥竊而奔月。許愼曰。常娥。羿妻也。案恆娥即常娥。漢諱恆。故改恆爲常。田恆田常。恆山常山。亦此例。姮嫦皆俗字。

王康琚反招隱。絕迹窮山裏。注王隱晉書。李重奏曰。陳原絕迹窮山。韞櫝道藝。案陳原當作霍原。晉書隱逸傳。霍原字休明。燕國人。

謝叔源游西池。注引沈約宋書。案當是晉書。叔源本晉人。沈約亦著晉書一百十卷。詳約本傳。並見隋志。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注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改景平十二年爲元嘉。案景平。宋廢帝義符年號。其二年弟義隆立。改元元嘉。景平無十二年。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注劉楨京口記。案是劉損。見宋書劉粹傳。又隋經籍志劉損字子騫。有京口記三卷。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藐眄作盼非。覯青崖。衍漾觀綠疇。注藐眄。窈窕顧眄也。案藐眄衍漾。是詩中用雙聲之祖。刻本眄字皆誤作盼。

阮嗣宗詠懷。平生少年時。黃金百溢盡。注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案古溢鎰字通。荀子儒效篇。千溢之寶。韓非子五蠹篇。鑠金百溢。旁皆從水。

潘安仁悼亡。命也可奈何。注趙岐卒歌曰。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案後漢趙岐傳。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淹息。乃爲遺令。勑兄子。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語。疾瘳至九十餘。終。然則二語非歌詞。岐此時亦未卒也。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常恐游岱宗。不復見古人。注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案此緯書也。東漢以後。俗好鬼論。讖緯語且沿入正史矣。後漢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病篤。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浸淫流爲詩歌。則此篇之類是也。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引領情內傷。注其一。案此句之下。太谷何廖廓。山樹鬱蒼蒼。正蒙引領傷情說下。蓋此篇自首句謁帝承明廬。至我馬元以黃。止一韻。是爲其一。元黃猶能進。至攬轡止踟躕。爲其二。踟躕亦何留。至撫心長太息。爲其三。太息將何爲。至唏噓令心悲。爲其四。心悲動我神。至能不懷苦辛。爲

其五苦心何慮思至援筆爲此辭爲其六恰好蟬聯恰好各自一韻不宜作七段也

劉越石答盧諶是轡是鑣　注說文曰鑣馬勒傍鐵也案說文鑣馬銜也李所引乃郭璞爾雅注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　注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案靈運襲封康樂公也宋受禪始降爲侯

詳南史本傳

潘正叔迎大駕　注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輕騎奔下邳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案惠帝永康元年庚申其明年辛酉改元永甯正趙王倫篡位之歲永康無二年

謝靈運七里瀨　注甘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案桐廬非屬甘州當是闞駰十三州記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注謝靈運山居圖案當是游名山志蓋靈運有山居賦未聞有山居圖也

王仲宣從軍陳賞越邱山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飫饒人馬皆溢肥　注但釋飫饒字義忘卻魏公一段實事案魏志裴注軍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公於是大饗莫不忘其勞以此補注絕妙

樂府　注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案此正夾漈所謂采詩入樂自武帝始也昭明所選諸詩不盡歌於郊祀殆擬樂府節族而自成一體者耶

古詞君子行　注李善本古詞止三首無此一篇五臣本有今附於後案此益知非李氏元本也又考陸士龍答兄機及答張士然詩注有向曰濟曰翰曰銑曰諸條竊恨此書爲五臣淆亂者已不少但李本

亡於何時。此本輯於何人。所不可知。曷禁爲之三歎。

鮑明遠放歌行。注崔元始政作正非論。永甯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案元始崔寔字。永甯漢安帝年號。後漢紀不載此詔何也。

荆軻歌。注史記曰。荆軻、衞人。其先齊人。徙於衞。衞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案慶與卿。音之轉耳。如張良爲韓信都。潛夫論曰。信都司徒也。俗音不正。並有申徒勝屠之譌。

古詩一十九首。注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案劉勰文心雕龍。以冉冉孤生竹一篇爲傅毅作。

蘇子卿古詩。注漢書曰。蘇武使匈奴十九年。歸拜典屬國。病卒。案本傳。子卿使匈奴在武帝天漢元年辛巳。及歸官典屬國。在昭帝始元六年庚子。所謂十九年也。其卒以宣帝神爵二年辛酉。距歸凡二十二年。

今爲參與辰。注引大傳法言宋衷語。案李於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形影參商乖句。明以左傳釋之矣。此注何必蔓引。

左太沖雜詩。注賈充徵爲記室。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詩。案太沖傳無被徵於賈事。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注引齊諧記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事。案初學記引此。作吳均續齊諧記。其說所自託。則由曹植九詠注始也。九詠注見二十七卷燕歌行。

謝靈運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瀨、修竹茂林詩。注闕。案康樂已有登石門最高頂詩矣。聞之前輩前首爲永嘉之石門。此首乃匡廬之石門。

謝元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參差世事忽。注忽謂忽忽然去也。案左傳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忽字本此。

袁陽源倣曹子建白馬篇留宴汾陽西。注西音先。協韻也。案古西施亦稱先施。西零亦稱先零。蓋先西同一音也。唐時已分二音。故云協。

屈平離騷經。注闕。案王逸章句序曰。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別離。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諷諫君也。經字不解作經典之經者。誠恐尊之太過耳。後漢文苑傳。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

謠諑謂余以善淫。注諑猶譖也。案方言。楚南謂愬爲諑。

巫咸將夕降矣。注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案此似與尚書君奭所引巫咸傳會爲一。殊不知書之巫咸。巫其氏。孔穎達義如是。正此巫咸。巫其職。莊子列子皆言鄭有神巫曰季咸。巫而咸名。故稱巫咸。甘泉賦選巫咸兮叫帝閽。注並不言巫咸所歷何代。極得。

東皇太一。靈偃蹇以姣服。雲中君。靈連蜷兮既留。注云靈謂巫也。案此當與下文靈皇皇兮既降同看。靈皆指神。不指巫。

湘君。君不行兮夷猶。注君謂湘君也。案此注無悖於理。下文蹇誰留兮中洲。注忽以舜妃釋之。又合湘

夫人爲一。俱非。

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 注。帝子。堯女也。言堯二女英皇女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陼。因爲湘夫人。案湘君湘夫人當是二神。所謂湘水之神。有君有夫人也。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處江爲神。其後遂謂天帝爲帝堯也。他注濱神慢聖。更無足多辨云。

辛夷楣兮藥房。 注。辛夷。香草。案宋玉風賦。概新同。新辛夷。師古曰。新夷一名留夷。卽上林賦雜以留夷也。今北人呼爲木筆。

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注。屈原思神略畢。憂愁復興。乃長歎曰。悲莫痛與妻子生別離。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案此祀神之詞。假言神之離合無常耳。於男女之情無涉。惟此二句卻有所本。水經注引琴操云。杞植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於新相知。悲莫悲於生別離。叔師注騷時。豈憶及琴歌而不審屈子之借用其語耶。

漁父。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注。旰。黴。黑也。旰。古旱切。黴。力遲切。癯。瘦瘠也。案本句及前後文並無旰癯二字。不知叔師何所釋。而李誤仍之。

子非三閭大夫歟。 注謂其故官。案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亦王逸注。

宋玉招魂。 注。宋玉所作。案史記屈原傳贊曰。予讀招魂。悲其志。是悲屈原之志也。蓋屈原自以精魂惝怳。託詞招之。其文人俳諧之作與。不知何緣移於宋玉。

枚叔七發。雖令扁鵲治內。　注史記曰。鵲扁。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案周禮疾醫釋文。引史記云。姓秦名少齊。越人。

潘元茂册魏公九錫文。精貫白日。　注戰國策。唐雎謂秦王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案策作韓傀。史記作俠累。姓名互異。

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顯默之際。　注孫綽桓元城碑。案元當作宣。碑詞今見任彥升集。

曹子建求自試表。絕纓盜馬之臣赦。　注絕纓引說苑。盜馬引呂氏春秋。案絕纓事亦見韓詩外傳。盜馬事亦見說苑。

求通親親表。駙馬奉車。　注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駙馬都尉掌駙馬。案此但言車駕之副耳。自魏何晏尚金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世專以爲尚主之官。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齊板詔書印綬。　注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案後漢書陳蕃傳。尺一選舉詔。注尺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

重蒙陛下愷悌之宥。　注陛下謂成都也。案是時惠帝反正。成都王爲大將軍。錄尚書事。表理士衡起爲內史。此表自謝惠帝。表首故稱陪臣。陛下卽惠帝也。

任彥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臣諱誠惶誠恐。　注闕。案上表卓稱名。此諱字當是彥升家集所改。而昭明悞仍之也。

爲范尙書讓封侯表或盛德如卓茂。注東觀漢記卓茂字子容漢官儀注曰封宣德侯案後漢書卓茂字子康封褒德侯。

或師道如桓榮。注東觀漢記桓榮治歐陽尙書事九江朱文剛案當是朱普後漢書九江朱普字公文漢儒林傳並同。

爲蕭揚州作薦士表臣王言。注闕案此亦誤仍任集所改或謂始安王爲昭明之叔故隱其名。

枚叔上書諫吳王欲湯之滄。注滄寒也案列子滄滄涼涼逸周書天地之間有滄熱滄字旁從冰不从水。

任彥升奏彈劉整整卽主。注昭明删此文太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案增引處何不分列彈文注內一經竄改昭明元本已失是則李氏之過也。

沈休文奏彈王源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允胄。注引世說一條案當是郭頒世語非世說也。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修家子雲。注闕案揚雄之揚本從手今讀此牋意古揚楊字通也。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曲美常均。注均者六律調五聲之均也長八尺施絃案此似徑作樂器解也一說均古韻字卽嘯賦音均不恒之均。

李少卿答蘇武書牧馬悲鳴。注毛詩曰駉駉牧馬案今毛詩作牡馬顏氏家訓云駉篇首句江南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

故欲如前書之言。注李陵前與蘇武書云云。案前書不傳。李於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元甲燿日旗絳天句。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思復翰飛。飲馬南海句。皆引李陵與蘇武書爲注。殆卽所謂前書。顯慶時猶未亡云。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注闕。案漢書劉屈氂傳北軍使者任安坐受戾太子節。因囚於獄。此其事也。

刀鋸之餘。注引史記履貂云云。案所謂履貂卽左傳寺人勃鞮。詳見范蔚宗宦者傳論。勃貂管蘇注。

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注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案此處夫字連下讀。與有是夫夫字連上讀者。有別。徵引殊非。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注引張晏漢書注云云。案予初讀此。但覺子幼豪放自如。而疑注爲文致。及讀漢書楊敞傳。不禁廢書三歎。敞之傳曰。敞以給事霍光幕府爲光所厚愛。漸致尊位。敞之子惲。卽以告霍氏謀反。封侯。免官後。會日食之變。人謂大臣家居驕奢。不悔過所致。詔下廷尉按驗。並得此書。宣帝惡之。遂棄市。惲眞險人哉。注中得補此一段。似更皎然。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文學託乘於後車。注闕。案魏志王粲傳。粲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爲五官中郎將文學。知文學乃官名也。荀氏家傳。荀閎爲太子文學。延至南齊。猶存其職。謝元暉辭隨王牋。自稱故吏文學是也。

與吳質書。注云二十二年。案此乃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也。後三年。文帝禪位。又七年崩。年四十。計作此

書時年纔三十一耳。帝名今作丕。書傳多作丕。吳志闞澤傳注。魏文帝卽位。權問曰。曹丕以盛年卽位。恐孤不能及之。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殁矣。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爲丕。此其數也。後果驗。是篇歎老嗟衰。意卽爲之兆乎。

應休璉與侍郎曹長思書。　注闕。案魏志曹休子肇爲散騎常侍。郭頒魏晉世語。肇字長思。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注魏氏春秋曰。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案拒絕只不願與選意。通篇皆如是觀。其臨終。謂子紹曰。有巨源在。子不孤矣。何嘗欲與山公割席乎。書題出後人之手。似但標與山巨源書五字較得。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雖隙駟不留。　注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猶馳駟而過隙也。案若駟之過隙。出禮記三年問。此當引經。不宜引子。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在朝之儒。惟賈生而已。　注賈生、賈誼也。案漢儒林傳。誼爲春秋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此書下文有云。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又云。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意其時詩書禮易已稍知循習。子駿所重。專在春秋。故特提賈生。爲宜建立學官之本。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川。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　注但釋其事。而不分歷時之先後。案魏志遣夏侯淵討平馬超在建安十八年。其明年斬宋建。又明年。諸將麴演蔣石斬送韓遂首。張魯自巴中降。韓遂

卽韓約。已詳注中。今考荀彧卒於建安十七年。而此段所舉皆十七年以後事。所不可解也。

懷寶小惠。　注。論語曰。好行小惠。案此當引左傳小惠未徧句。

揚子雲解嘲。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　注。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案此領起下文。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四語。所謂羣鹿爭逸者。蓋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指戰國諸侯言爲是。

陶淵明歸去來。懷良辰以孤往。　注。淮南子要略。案當是淮南王莊子略要。

卜子夏毛詩序。哀窈窕。　注。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案陸德明經典釋文等書。並言先儒以哀爲如字讀。改哀爲衷。應自鄭氏始。

顏延年曲水詩序。具上巳之儀。　注。上巳巳見上注。案巳字有讀戊己之己者。上辛上丁之類。是有讀辰巳之巳者。午祖戌臘之類。是其說皆可通。惟周秦以前。經典所載。有事擇日。用干不用支。李氏無音釋。因爲補及。

王元長曲水詩序。肥食來王。　注。漢匈奴傳曰。壯者食肥美。古本作侮食。周書曰。東越侮食。案此肥食侮食兩釋之也。今考周書王會解。有曰東越海蜃。譌海爲侮。譌蜃爲食。其別風淮雨之類乎。

任彥升王文憲集序。昉嘗以筆札見知。　注。陸機表詣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案王儉嘗以文如傅季友賞任昉。令昉作文。見之輒曰。適得吾意中所欲言。因出自作。屬昉點正。此見知實事。可約南史本傳補之。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何必偃仰咄信。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　注但引莊子列仙傳。案是時宣帝好神仙。故褒及之。前史謂其頌不忘規。誠是已。顧其後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使褒往祀。獨無所陳說。何耶。

史孝山出師頌。　注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案孝山。當作子孝。蓋仕莽末者。子孝當和熹之際者。孝山下注已明言之。刊本當校正。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京索既垠。作振非　注漢書曰。復。　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案應劭注。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曰。索音册。

滌穢紫宮。徵帝太原。　注漢書勃曰。云云。案漢書東牟侯興居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非周勃語也。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大人來守此國。　注此國謂樂陵郡也。其父爲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案晉書夏侯湛傳。父莊。淮南太守。潘岳夏侯湛誄。父守淮岱。治亦有聲。

司馬長卿封禪文。繼韶夏。　注文穎曰。韶。明也。夏。大也。案漢書作昭夏。晉時避昭。故以昭爲韶。

干令升晉記總論。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晉書遺下有芥字　注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案此篇與王粲從軍詩。忽若俯拾遺。陸機漢高功臣頌。拾代如遺。五等論。易於拾遺。皆引梅福語作注。似元文遺下本無芥字。各本譌刻顯然。或以晉書爲辭。便當以夏侯勝俛拾地芥語釋之矣。善讀李氏注者。能自辨之。

范蔚宗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論曰。注闕。案晉書華嶠作後漢書九十七卷。蔚宗因其論闕之自首句至亦各志能之士也皆華嶠語。見范書注。

宦者傳論。手握玉爵。口含天憲。注諫議大夫陶侃上疏。訟朱穆。案是時陶侃以大學生上疏。未爲諫議大夫也。當援范書改正。

沈休文恩倖傳論。明敗幽仄。注尚書曰。明明揚側陋。案當引書古文訓。明明敗仄西。

賈誼過秦論。齊明周取。作最非注字林曰。取、才句切。案取卽古聚字。从冂。从取。史記作周聚。如戰國策趙有顏取。史記作顏聚是也。流俗譌刻譌讀。因附及之。鶡冠子憂喜案門。或作取。俗亦聚也。見鵩鳥賦注。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箕子被髮佯狂。注尸子曰。箕子骨譌骨。餘。案骨古肯字。與七發通厲骨。俗亦譌骨。母之場同。肯餘之名亦見莊子大宗師。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注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夏用朐。案今儀禮作夏用脯。說文北方謂烏腊曰脯。

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注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案此類君奭之文。而實異其詞。孔注亦闕君奭篇。

處把握而卻廖廓。注闕。案說文廖字。繫傳云。俗作廖。非。今此廖字恐是廖之省文。否則當徇俗作廖也。

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注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案穆王得白狼而荒服

者不至。與夷狄來賓。意不合。及檢後魏書靈徵志。有曰。太安三年白狼一見於太平郡。議者曰。先帝本封之國。而白狼見焉。無窮之徵也。昔先王得之而犬戎服。似於此文意義脗合。但此係後代書。不可以注子淵之文。俟再考。

班叔皮王命論。思有短褐之褻。作襲非 注。說文曰。褻亦作襲非。重衣也。案說文。褻、重衣。襲左衽。今以重衣爲解。則本文及注。皆當改襲爲褻。

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 注闕。案此乃深識王命之不屬隗囂也。囂既不悟。彪遂避地河西而歸竇融矣。

魏文帝典論論文。徐幹時有齊氣。 注。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狶之間兮。案齊詩作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師古曰。言往營邱而相逢於嶩山也。

然不能持論。 注漢書曰。東方朔枚臯不長持論。案嚴助傳作不根持論。師古曰。論議妄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

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注闕。案論卽中論。見文帝與吳質書。

韋宏嗣博奕論。 注。系本曰。烏曹作博。案系本卽世本。唐諱世。改從系。

求之於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 注。劉向圍棊賦曰。略觀圍棊。法於用兵。怯者無功。貪者先亡。案今此賦載馬季長集。

嵇叔夜養生論。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　注。論語。桀溺曰。悠悠者（錢本譌酒酒者。）爲天下皆是也。案論語釋文云。鄭本作悠悠。孔安國曰。悠悠。周流之貌也。史記孔子子世家同。

陸士衡辨亡論。旋皇輿於夷庚。　注。繁欽辨惑曰。以巨海爲夷庚。臧榮緒晉書。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然夷庚者。藏車之所。案夷。常也。庚。道也。與補亡詩蕩蕩夷庚同義。

劉孝標辨命論。天才英偉。　注。郭璞曰。孫子荊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案晉書孫楚傳。所載是王武子狀楚語。此蓋誤引。又加郭璞曰三字於其上。更不可解。

陸士衡演連珠。　注。傅元敍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案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三十首。韓子卽韓非子。據此則傅元之言。與沈約任昉以爲連珠之作始於子雲者。皆非也。是以蒲密之黎。　注。或以密爲宓子賤。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案沈約宋書良吏傳序。蒲宓之化。事未易階。正作宓字。

陸佐公石闕銘。刑酷然炭。　注。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案廣韻引陸氏此文作蘸。美新。蘸仲尼之篇籍。注。蘸。古然字。

潘安仁楊荊州誄。青社白茅。　注。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青社。案各本皆如是。疑是齊韓諸家經生之詞。

馬汧督誄。牧人逶迤。　注。引毛詩。案今毛詩羔羊篇作委蛇。惟韓詩作逶迤耳。

王仲寶褚淵碑文。所受田邑。不盈百井。　注。周禮曰。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案此是司馬法。非周

禮

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邪叟忘其西昃。　注引劉寵徵爲將作大匠。山陰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事。

案此乃華嶠後漢書。非范書也。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夫以廻天倒日之力。　注。范氏後漢書曰。左廻天。唐獨坐。案此有誤。今范書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

何糾學選

徐孳鳳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選學糾何

選學糾何

清　徐攀鳳纂

讀書之法。必先貫穿一家。而後馳驟乎百家。義門何先生之讀選也。率以李崇賢注爲宗。評本嘉惠後學。越百年矣。予既樂味其精美。不揣固陋。另作糾何一卷。遙質諸先生焉。

昭明元序　何曰。序而似賦。序之變也。案變者。更張之謂。昭明此篇正力摹前人爲之。其所甄錄自經序三篇外王元長之序曲水詩。任彥升之序文憲集。固已駢儷其體。知變亦不始昭明也。

騷人之文。自茲而作。　何曰。騷人之作。亦謂之賦。故漢志載屈原賦二十五篇。案屈之離騷。史遷以爲上追三百篇。賈誼則曰。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如史公之說。可列於詩。如賈傳之說。可登諸賦。究之離騷非詩亦非賦。昭明另立一體。極是。安得混而一之。

李善表。崇山墜簡。　何曰。書孔傳云。崇山南裔。大酉小酉二山。在武陵郡。亦南裔也。以崇山代之。不直使一事。徐庾法也。案崇當作嵩。張華束晳問答語已見舊刻。固自確鑿。今考江總皇太子太學講碑。有曰羽陵蠹迹。嵩山落簡。卽使此事。況上文已云撮壤崇山。萬無複用之理。何說殊曲。

班孟堅西都賦。挾豐霸。　何曰。水經注。灞水古曰滋水。秦穆霸世。更名以顯霸功。然則霸字不當加水旁

也。案豈獨霸字。卽豐字亦然。尙書武成王來自商。至于豐。詩大雅豐水東注。卽此鄠縣之豐。不當作灃也。或加邑旁。如上林賦之酆鎬潦滈。皆非是。

隨侯明月。何曰。史記雖本有隋字。然此處宋本及後漢書皆作隨。不獨隋文帝始去辵也。隋文帝以前。隋訓裂肉。徒果切。不與隨同。今之經書。傳寫摹刻。任意互更。是書中如隨珠。張平子吳都賦。綸隨珠以爲燭。隨掌。劉越石答盧諶詩序。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隨和。班孟堅典引。覩班孟堅答賓戲。和隨之珍。卽此隨侯之隨。不當作隋也。隋隨王晟隋隨亦宜作隨。

許少施巧。秦成力折。何曰。許少、古捷人。秦成、古壯士。案李注既云未詳。則知其詳者。當確指何時何地之人。方爲有據。若但如五臣所謂昔之捷人壯士云者。則本文施巧力折。已明是便捷壯往之象。可云不值一哂者已。他如西京虎威章溝嚴更之署。李注云。虎威章溝。未聞其意。何氏遽曰皆更署名。亦未免臆撰而少佐證。

招白鷴。何曰。後漢書鷴作閑。招猶舉也。弩有黃間。此白間。蓋弓弩之屬。案此語王深甯已先之矣。但李既据鷴爲注。讀選者固當從李。古人文法不盡排偶也。

東都賦乘時龍。何曰。後漢書注馬八尺以上爲龍。月令。春爲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時也。李引易非。

案東京賦。時乘六龍。李注亦引周易。而曰各隨其時乘之。何之譏李。卽用其說。

險阻四塞。何改注中蘇秦說孟嘗君爲蘇秦說秦惠王。案齊策孟嘗君將入秦。蘇代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只是蘇代之語。校注者但須易蘇秦爲蘇代耳。奈何妄改。

張平子二京賦薛綜注。何曰。此注疑其假託。綜、赤烏六年卒。安得見王肅易注而引用之耶。綜傳有述一、京解之語。恐亦不謂此賦也。又孫叔然始造反切。未必遂行於吳。案薛綜傳見三國吳志。有云定五經圖述二京解。五經圖今不傳。二京解非此注而何。至王肅卒於甘露元年。先赤烏六年十三祀耳。誰謂易傳必作於綜卒後。綜竟不之見耶。若反切原是後人所加。觀李氏所引毛萇詩傳、許愼說文、王逸楚詞注。俱用反切。要皆元書所無也。薛注之有反切。卽是此例。夫復奚疑。

西京賦。坻堮鱗眴。棧巋巉巖。襄岸夷塗。修路峻險。何曰。觀此巖與險蓋兩義。案險者。阻深習坎重險是也。巖者高峻。嵇叔夜琴賦丹崖巖巘。其一證也。

仰福帝居。何曰。顏氏匡謬正俗云。副貳之字本爲福。從衣。畐聲。西京賦仰福帝居。傳寫舛訛。轉衣爲示。讀者便呼爲福祿之福。失之遠矣。案此亦見說文繫傳福字下辨。偶憶荀悅申鑒政體篇。好惡毀譽賞罰相福也。福字亦當從衣旁。東漢人蓋慣用此字。

想升龍於鼎湖。何曰。漢武作鼎湖宮於藍田。案賦意言漢武之升遐也。仍照李注。以史記黃帝騎龍事釋之爲得。

複陸重閣。何曰。陸疑陛。案陸字是。左思魏都賦或嵬壘而複陸。卽用此。

東京賦。趙建叢臺於前。何曰。趙世家無武靈王起叢臺故事。案今史記作野臺。蓋叢古作叢。野古作壄

正義曰。括地志。野臺一名義臺。因叢譌壄。壄遂作野。而義又與叢形似而誤也。

卻走馬以糞車。何曰。文子曰。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規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有之。故卻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案所引於賦意全不湊拍。轉不若元注之引老子較明悉也。又思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安知元本車字不作田字。如河上公所注云云耶。

南都賦。皇祖止焉。何曰。皇祖卽上所謂考侯思故者也。注謂高祖非也。案南陽爲考侯肇基之地。原與高祖無涉。此論極是。然尙忘卻上文皇祖歆而降福句。兩皇祖當一例解。

左太沖蜀都賦。指渠口以爲雲門。何曰。杜詩白帝城中雲出門本此。案少陵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正如泰山之雲。觸石膚寸。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耳。此解與淵林舊注原無紕繆。但少陵言雲出門。不徑作雲門。二字畢究何出。

匪葛匪姜。疇能是恤。何曰。當是此二人亦必治第。案此評不特失考。亦於兩匪字意義未能體會入微。

辨詳上卷規李。

焉獨三川。爲世朝市。何曰。三川謂魏都。三都以魏爲主。於此先逗一句。乃文章賓主呼應所必然。案此

語極精美。但河洛伊三川。七國屬韓。三國已入魏。李注隱主魏言。元自不誤。

吳都賦。猿臂骈脇。何曰。骈當爲駢。猿馬假對。案注明言骈駢通矣。猿馬假對之說。導人詞章之學固可。與之箋釋古人文詞則纖。

魯陽揮戈而高麾。何曰。無揮麾二字一句再見之理。案宋刻揮作援。且注亦明以援戈爲證矣。

魏都賦。量寸旬。何曰。寸旬未詳。案注司馬法云云。亦既詳哉言之。不解何氏猶曰未詳也。

卽帝位。何曰。帝位當作帝立。古人卽位皆曰卽立。春秋元年公卽立。商頌帝立子生商。案古立位同字。卽立猶卽位也。若所引商頌立字。不得作位解。

兼重性以貤繆。何曰。注引廣倉。廣疑埤。否則廣雅之誤。案隋經籍志。梁有廣倉一卷。樊恭撰。

楊子雲甘泉賦。亂曰。何曰。賦中節奏與今曲調略同。一起引子也。中間過曲也。亂詞尾聲也。案漢魏六朝賦末用此體者。意在祖法離騷。安得以鄙俚之曲調比而同之。

潘安仁藉田賦。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福也。何曰。福字本叶。後人謬改吉字。案此與西征賦。庶人子來。神降之福。夏侯常侍誄。我聞積善。神降之福。同一福字。而晉書俱改作吉。不解何故。

司馬長卿子虛賦。孅阿爲御。何曰。史記索隱。服虔云。孅阿爲月御。又樂產曰。孅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巖度。躍入月中。因爲月御也。案孅阿爲月御。亦見淮南子。此等故實。不必刻意求解。善讀書者自

領之。

揚子雲羽獵賦。何曰。敍蓋班氏翦截子雲而載之。又曰。班書雄傳。通篇皆其自敍。則此又其賦之本敍也。非由班氏翦截。案敍者。自敍所由作之意。然亦有爲後人所加者。長卿之長門無論已。賈誼服鳥。子雲甘泉。亦非自作。

及至獲夷之徒。何曰。劉原父云。獲、烏獲。夷、夷羿。但此下更有羿氏控絃之文。或別用堯時射九日者耶。案堯時之羿。恐不稱夷羿。夷固有窮之氏。見左傳杜注。

創道德之囿。宏仁惠之虞。何曰。虞對囿字。乃虞人之義。顏李注皆云通娛。非也。案此乃詞臣好講屬對法也。恐尚未的。

長楊賦。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何曰。鑿齒謂陳項也。注云。六國者。非。案四句當分看。上二句指六國。下二句指陳項。較清晰。

班叔皮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何曰。以行葦爲公劉遺德。必出於齊魯經師。注家已不能詳矣。案詩中曾孫維主。曰曾孫成王也。箋中有歸美先生語。所爲先王。雖不定指爲公劉。今考寇榮有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有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猶且感德。是漢儒以行葦爲公劉詩也。

潘安仁西征賦歲次元枵。何曰注元枵歲星所歷。論太歲而曰元枵疑誤。至今云歲次者誤自安仁此文始。案歲星太歲元各不同。然如王莽銅權銘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是以歲爲歲星龍爲太歲也。魏文昌殿鍾簴銘曰歲在丙申龍集大火是以歲爲太歲龍爲歲星也。太歲言在亦言集。歲星言集亦言在。次卽集也。古人蓋已通用。

殆肆叔於朝市。何曰肆叔於朝市從五臣作蹇叔爲得。案宋本作殆肆戮於朝市。於李注合。奚取呂延濟輩紛紛論說爲耶。

長傲賓於柏谷。何曰水經注作傲客。案賓客一也。改之無謂。若今水經注淆譌甚多。不得信彼而疑此。

感徵名於桃園。何曰園疑作原。案注已明作桃原矣。水經注引此亦作原。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觀藝於魯。何曰博物志云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子鮑貞學算。適魯賦靈光殿則觀藝者小言之乃學算也。案元注藝六經也。魯有周公孔子在焉以經訓藝適合太史公考信六藝之藝解亦闊大。

蘭芝阿邴於東西。何改注中伏儼爲伏虔。案伏儼字景宏琅邪人見漢書敍例。何氏但知虔之注子虛而不知儼亦有注也。

何平叔景福殿賦爰有遐狄。鐐質輪囷。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何曰魏略曰大發銅鑄作銅人

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案翁仲與金狄本自不同。翁仲鑄於魏明帝。金狄鑄於始皇。其實皆銅人也。賦既借言遐狄。故李遂以金狄釋之。

於是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何曰。注薛綜東京賦注曰。高昌、建城、二觀名也。東京賦無此語。不知注何所據。案宋本注曰。下有揭猶表也四字。乃東京揭以熊耳之注。高昌建城以下。並李氏之詞。故末釋云碣揭同。宋本可貴如是。

木元虛海賦。何改注華集曰爲廣川人。案各本皆作華集曰。乃華集所載爲楊駿府主簿也。張銑以廣川人三字易之。殊不知下注已有廣川。木元虛句。詎自忘其疣贅乎。何氏從之。非是。

郭景純江賦。士肉石華。何曰。石華似郎鯪魚。案以謝監揚帆采石華推之。知非鯪魚。魚固不可云采也。

潘安仁秋興賦。且斂衽以歸來。忽投紱以高厲。何曰。歸來亦有秋興故實。不獨淵明也。案何氏於安仁閒居賦譏其大本。既僞。而此賦忽擬以淵明。要之虎賁寓直。本無栗里襟懷。褒語失之。

謝惠連雪賦。折園中之蒼草。摘堦上之芳薇。何曰。五臣注云。善本無此二句。案此是五臣謬說。不足援引。試思刪此二句。下文枝葉相違。更安所著落。

賈誼服鳥賦。何曰。此特借服鳥遣蹤。非從而賦之也。昭明編入鳥獸。何哉。宜與幽通思元同編。案賦者六義之一。賦亦可託以比興。是篇與鸚鵡鴟鴞皆是也。若編入幽通思元。轉嫌不類否。

班孟堅幽通賦。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何曰。里仁謂避地河西。案班彪遭新莽之亂。往謁隗囂。知囂必敗。遂爲避地河西。河西乃大將軍竇融所駐。光武中興。勸融歸漢。叔皮依融而得以令終。孟堅依憲而不免獄死。所謂保己而貽則者。未免有媿乎斯言。

道遐通而不迷。何曰。此孔子所謂四十而不惑也。案此語擬之非倫。

張平子思元賦。繿幽蘭之秋華兮。何曰。繿、漢書音租緩反。亦纂字也。案說文。繿、戶圭反。與繡字異。玉篇。繡同纂。漢書注合繡繿爲一字。不可從。

回志朅兮從元謀。何改謀爲諆。案後漢書作諆者。章懷太子誤改之耳。今考謀字。古作謨。希切。如荀子。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賈傅服鳥賦。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皆是也。證之毛詩。泉水之謀與淇思韻。氓之謀與蚩絲韻。皇皇者華。以謀韻騏絲。十月之交。以謀韻時。謀字自叶。不必改。

潘安仁閒居賦。何曰。此賦近乎子幼南山之詩。案此亦自有別。子幼之言憤。安仁之言偷。

江文通恨賦。爲怨難勝。何曰。怨一作恨。案上文僕本恨人。已明點恨字。此處從怨字爲合。

此人但聞悲風汨起。血下霑衿。何曰。一本作颸起泣下。案此依宋本江集也。說文。颸大風。於本句意合。

作颸固可。毛詩。鼠思泣血。泣盡繼以血也。江氏愛奇。當仍血字爲是。上文孤臣危涕。孽子墜心。李注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以

互文見義。

陸士衡文賦。何曰。老杜云陸機二十作文賦。於臧書稍疎。案榮緒晉書。始言機年二十。吳滅。退居鄉里。積學十一年。與弟雲俱入洛。後言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始之所敍者。遭遇之艱辛。後之所敍者。文藻之茂美。非遽謂此賦成於入洛以後也。少陵之詩。或亦可以無舛。

寤防露與桑間。何曰。防露指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言。桑間不可並論。故戒妖冶也。案防露卽房露。辨詳上卷規李。又思此段就文體之卑靡者言。故舉防露之曲。桑間之音。爲雖悲而不雅者戒。若召南行露。乃貞信自持之詩。恐與下文不接。

練世情之所尤。何曰。注纏子董無心。纏疑墨。又漢書藝文志。有董子一卷。注云無心難墨子。或纏子乃董子之誤。案何說非也。漢自有纏子。見廣韻。

王子淵洞簫賦。何曰。博雅簫大者無底。小者有底。不以無底爲洞簫。案前漢元帝紀。鼓琴瑟。吹洞簫。如淳曰。洞簫。簫之無底者。此卽李氏所引之書也。蓋簫有大小。爾雅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笙。是也。亦有長短。月令章句。簫長則濁。短則清。是也。有有底。有無底。博雅云云是也。若稱爲洞簫。如淳說固不可易。賦有云幸得謚爲洞簫。今蒙聖主之渥恩。意元帝好自度曲。瓶爲此名。殆未可知。

馬季長長笛賦。簡積顓玉。何曰。顓宋本作落。案元注。說文曰顓、頭顓也。當是顓字。顓、大也。

曹子建洛神賦。黃初三年。余朝京師。何曰。魏志。丕以延康元年十月廿九日禪代。十一月遂改元黃初。陳思實以四年朝洛陽。而賦云三年者。不欲亟奪漢亡年。案春秋書法。踰年改元。而此非其例。陶淵明詩。永初後不編甲子。（說見後）植爲本朝子臣。又非靖節可比。以四年爲三年字之誤耳。奚不奪漢年之有。惟何氏於此篇闡發陳思忠愛本朝誠悃。極爲細緻。所闢感甄之說。雖亦前人所已言。均爲有補乎世教。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何曰。微致不能見幾遠逝之感。是其心猶不忘事二姓爲可恥也。案此時劉寄奴秪稱宋公。尚未禪晉。恥事二姓之說。轉嫌其驟。

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作詩。達義茲旨。何曰。首疑作滋。傳寫誤也。案說文。茲、草木多益也。茲有滋益之義。不必加水。

左太沖咏史皓天舒白日首。何曰。揚子猶三世不遷。栖栖執戟。老死京師。向上更有由光至高之行。世人豈得爲我輕重。案此評似欲承上首慨慕子雲意一直說下。但循繹此篇。並無涉及揚子處。蓋八首雖脈絡貫通。要亦各自爲義。泥看則非。

顏延年五君詠劉參軍首。何曰。二豪侍側。焉如螺蠃之與螟蛉。以比劉斑也。案酒德頌。意蓋謂公子處士聞劉靈之言爲之速化。如所爲類我類我也。義門引之未知何指。又考斑字。中從文。劉溝小字班虎。

故上呼爲劉斑。卽離間延年者。葉刻套板文選。義門讀書記。俱誤作班列之班。當据宋書正之。

向常侍首　何曰。交呂攀嵇。自寓惟陶徵君輩得爲文酒之會。眼中於劉斑等何有也。案詩中無一字涉及彭澤。評語轉嫌枝節。斑亦不可誤班。

郭景純遊仙。逸翮思拂霄首　何曰。珪璋以下未喻。案珪璋雖特達。是無所憑藉。超越在上者。明月難闇投。是有所挾持。棄不見收者。潛潁怨青陽。跟明月句來。幽花雖發。而陽氣不臻也。陵苕哀素秋。跟珪璋句來。置身極高而秋風早被也。故以悲淚結之。未知是否。

謝靈運登池上。祁祁傷爾歌　何曰。祁祁句亦傷不及公子同歸也。案此但言春日之景。荏苒易逝。故下文卽以萋萋感楚吟接之。於殆及公子意何涉。

謝元暉遊東田　何曰。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遊幸之。詩之所云。乃其地也。案所引見南史齊鬱陵王紀。又考沈約傳。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以序其事。就詩起句。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推之滿目青山。迷茫煙樹。於休文之東田爲近。

阮嗣宗咏懷平生少年時首。趙李相經過　何引敍傳。未暢其旨。案漢書敍傳云。班倢伃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倢伃。而趙飛燕爲皇后。自大將軍王鳳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共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譚笑大噱。所謂趙李。同在成帝之

時。若元注一爲成帝之趙飛燕。一爲武帝之李夫人。於相經過意殊舛。唐駱賓王帝京篇。趙李經過密。即用阮詩。

謝惠連秋懷詩。何曰。全用對偶成篇。案此對偶中。如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一人兩用。奇之又奇。因記劉琨重贈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某。亦是此例。東坡獨樂園。兒童詢君實。走卒知司馬。殆戲仿之與。

曹子建七哀詩。賤妾當何依。何曰。依、烏皆切。白詩中猶如此用。案古人支微齊佳灰通韻。無庸改讀。

顏延年拜陵廟作。何曰。墓祭非古。發端蓋有諷焉。案墓祭非古之說。前人嘗舉孟子東郭墦間語闢之矣。此詩起句。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先靈。極美。文帝克復漢儀。因以宗周陪起。開後人詞章重典之體。安得謂之諷。蓋延年在元嘉時應制諸作。亦頗錚錚佼佼也。

王仲宣贈蔡子篤詩。何曰。呂向曰子篤與仲宣同避難荊州。子篤還會稽。仲宣贈以詩。考詩有濟岱語。則向所云還會稽者。乃憑臆妄撰也。案五臣憑臆妄撰。觸處皆然。此李崇賢注所以極可寶貴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願以諗天下之善讀文選善訂選注者。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第二首。清譚同日夕。情眄作眄非。敍憂勤。何曰。注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疑有誤。案二句。乃詩卷耳小序。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何曰。魏氏春秋載此詩。極有識。與六代論相表裏。案此詩。子建手足之情洋溢楮墨。正與責躬應詔詩求通親親、表一副肺腸。若曹元首論暢說六代興亡得失。於此詩意旨殊不相侔。

陸士衡答賈長淵。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民之胥好。狂狷厲聖。儀型在昔。予聞子命。何曰。金以易賈。故云狂狷厲聖。舊注微遠本義。案惟漢二句答賈。賈詩在南稱甘。度北則橙。惟南二句自勗。木變易而金不變。金古鍊可以成剛。猶狂狷之厲聖也。儀型在昔承厲聖意來。予聞子命。言子繩我以木。我當自厲以金也。推衍元注。意自豁。如何氏說。非。

潘安仁爲賈謐贈陸機。神農更黃。當作王。何曰。黃宋本作王。又曰王當作皇。謂五帝更三皇也。又古人皇黃通用。與注相協。作王者非。案注家語王者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知元本原係王字。不必更爲曲說。

盧子諒贈崔溫。李牧鎮邊境。荒夷懷南懼。趙奢正疆埸。秦人折北慮。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恨以駑蹇姿。徒煩飛子御。何曰。李牧趙奢卽指越石鎮幷州而言。亦得飛子蓋指越石言之。案此時子諒已爲段匹磾幽州別駕。非復爲劉越石幷州從事矣。李趙指段無疑。羈旅而獲委質。是求爲別駕。得蒙見收時也。自爾駑駘。幸激羈絏。故下文遂接忝位宰黔庶云云。何評意主越石。而鄙見斷其指匹磾者。蓋子諒之於越石。固爲越石所辟。其於匹磾。則求而後得者也。此中情理當從昔書悟入。亦正藉詩中層折

處以相印合耳

顏延年和謝監何用充海淮。何曰淮從雜省唯惟維皆可讀。案古韻支微齊佳灰通用。子建七哀亦如此也。不必改讀。

陸韓欽答內兄希叔庶子及家臣。何改臣爲丞。案家臣固可作家丞。劉楨元書本是丞字改之。似確。然此詩臣與民陳濱協。若作丞字。於韻轉乖。

范彥龍贈張徐州謖。何改謖爲稷。案張謖之名。晉書誤作稷。劉璠梁典作謖音霜六切。互見邱希範樂遊苑應詔詩注。

潘安仁河陽縣作。連陪廁王寮。何曰。連五臣作逵。言在陪臣之列也。案元注陪字已作陪臣解。改連爲逵。其義轉晦。不可從。

長嘯歸東山。何曰。安仁亦有東山。案古人別業好名東山。豈惟謝傅。謝監詩有云。久欲歸東山。南史宋劉勔。經始東山。以爲棲息。試以潘騎省頡頏前後。未知相去何如也。

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何曰。辛丑隆平五年。又曰塗口一作塗中。塗當爲除。卽滁字也。案沈約宋書曰。潛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皆書晉氏年號。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予讀陶集十書甲子。不書年號。迨丙辰八月一篇後卽甲子亦不及編矣。丙辰後辛丑十五年。實義熙之十

二年。越五年庚申爲宋高祖永初元年。泉明於義熙以前尙書年。義熙以後幷不書年。沈書微誤。予向有廿二史辨譌。於宋書得三十二條。此其一也。略附及之。至塗口乃塗水之口。不必改字。何說殊非。

謝靈運入彭蠡湖口。水碧綴流溫。　何從五臣改綴爲輟。案綴字是。禮記禮者所以綴淫也。康成注綴猶止也。靈運述祖德委講綴道論亦用綴字。

顏延年北使洛。在昔輟期運。經始闢聖賢。伊穀漫不作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　何曰。謂永嘉之末。案詩意。蓋謂期運一去。必待聖賢佐理。聖賢當指宋公。伊穀四句指桓靈寶之亂。故下文遂接王猷升八表云云也。時劉下邳纔稱宋公。所謂王猷尙指晉而言。何氏之說。於時代略遠。於本事亦不合。

曹子建樂府詩四首。　何曰。四首不無寄託。案當以求自試表爲四詩注脚。

石季倫王明君辭。　何曰。時陳湯斬郅支。傳首。呼韓邪單于復入朝。非薦女和親也。強盛請婚。殊乖本事。後此仕者多謬。宜矣。案此事譌傳。如所爲昭君琵琶云者。古大家大都不免。然不得歸咎季倫。何也。季倫序曰。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是季倫明以琵琶非昭君事。而姑爲此懸揣之詞。且雖有琵琶。亦非令昭君自彈。敍致自極明晰。若強盛請婚之說。尤後之學者於此序句讀不明耳。元文云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盛請婚者。盛意請

婚之謂。不得以盛字絕句。況只此三字亦不成句法。因其請而配焉。亦無薦女和親意。分晰解之。以雪季倫之寃。

陸士衡悲哉行。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　何曰。劉良注。草色隨氣而生。故曰氣草。案詩意。目所感者隨氣之草。如萎秀於夏。蘀隕於冬之類。耳所悲者詠時之禽。如倉庚鳴春。鵙鳴於秋之類。氣草二字不連。

五臣一涉筆便覺文理窒礙。奈何從之。

吳趨行。　何曰。曰昌門。曰吳邑。所歌專在一縣。不爲吳郡作也。案詩中泰伯季子。八族四姓。豈盡出一縣者耶。語未足訓。

日出東南隅行。　何曰。高臺指在上之人。此刺晉之無政。淫荒游蕩。王公以下皆不能正其家。當以令升之論參觀。與羅敷本解殊旨。案此詩只是豔歌行耳。玉臺所題是也。若以千令升晉紀總論參觀。殊微渺不切詞旨。

古詩驅車上東門首。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悞。　何曰。深言之。卽退之謝自然詩。彼儒者之文。詩人忌語切耳。案語切煞是大難。因憶唐書宰相李藩與帝燕語。偶及神仙。藩力斥其妄。誦服食求神仙二語。帝不悟。而柳山人等尋見用。旋復爲金丹所誤。正使語切猶未足感動。何評切字擬易直字。

張平子四愁詩。　何曰。惟美人喻君耳。若泰山桂林指君。則漢陽鴈門將何以解。案四詩不得泥看。李氏

以泰山爲王者東封。湘水謂舜。五臣遂附會其說。以漢陽指西伯。鴈門指顓頊。此種詮解。最足爲此書蠹賊。

魏文帝雜詩第二首。何曰。此篇恐子建奪嫡而作。案此語太穿鑿不切。

行行至吳會　何以吳會爲吳郡與會稽。案太史公謂吳爲江南一都會。故後人遂謂爲吳會。此讀爲會合之會也。自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三國志。吳郡會稽爲吳會二郡。今考此書所言吳會。此詩其一也。他如心已馳於吳會。陳思王求自試表。直指吳會。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埽除吳會。阮嗣宗爲鄭沖勸晉王牋。貂馬延於吳會。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可作謠於吳會。左太冲魏都賦。皆魏晉間語。當讀如會計之會。且此詩上文已有適與飄風會句。兩會字尤宜分別讀之。

謝元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　何曰。吳山顏氏家訓作吳臺。謂姑蘇也。吳山無謂。案吳志孫權於建安十六年辛卯徙治秣陵。改名建業。越十一年辛丑稱王。徙鄂。改鄂爲武昌。國號黃武。越七年己酉稱帝。改元黃龍。還都建業。至孫皓甘露元年。復徙武昌。明年丙戌。復都建業。吳山楚甸。統疆圉所控言。安得偏指姑蘇。

袁陽源效子建白馬篇　何改注孫嚴宋書爲沈約宋書。案隋經籍志。宋書六十五卷。齊冠軍錄事參軍孫嚴撰。孫嚴自有宋書。不當改沈約。

江文通雜體詩。陳思王贈友。徙倚拾蕙若。何改注楚詞紉秋蘭以爲佩。作連蕙若以爲佩。案元注於本詩無著。當自有誤。但連蕙若句是東方朔七諫。而非屈子離騷。

顏特進侍宴重陽集清氣。何曰。氣疑作都。案此蓋泥注中楚詞句也。細味之。作氣爲是。平子西京賦。集重陽之清澂。義正同。

休上人怨別。悵望陽雲臺。何曰。陽雲當作雲陽。在雲澤之陽也。案相如子虛賦。方從史記漢書校定爲陽雲之臺。此處本是陽雲。何氏忽欲倒讀。非是。

屈原離騷經。何曰。去經之名。則無吳楚僭王之號。案亦不必叔師語。已載上卷規李。經亦常也。下逮算卜星相皆有經。安得并經之名而盡去之。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何曰。使少康而有賢配。所謂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者乎。奈何媒理之蔽妬無異於前。又曰少康喻嗣君。二姚喻嗣君左右之臣。案以后喻臣。畢竟穿鑿。据左傳虞思於是妻以二姚。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少康內助。亦無失德。且其立也。實由夏遺臣之力。於媒理妬蔽意亦不合。

湘君斲冰兮積雪。何曰。冰雪塞道。比小人當路。不可復行也。案越人鬼而楚人禨。九歌全屬祀神之詞。似乎無甚寄託。即或屈子於靳尙之妬有難捐釋。隨事抒憤。要亦在有意無意之間。

枚叔七發杜連理音　何曰杜連卽田連古之善鼓琴者案此亦五臣說耳韓非子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李氏引之以注琴賦有或曰成連之語李於此處則云杜連未詳是李不敢合田杜爲一也姑爲闕疑

曹子建七啓捷忘歸之矢　何改捷爲插案捷如士冠禮啐醴捷柶之捷陳思名都篇攬弓捷鳴鏑注儀禮曰司射搢一挾三個鄭注搢捷也是捷本有插字之義不必改

張景陽七命銘德於昆吳之鼎　何以吳爲吾字之誤案注吳吾二字本通越絕書云寡人聞吾有干將越有歐冶三國志吳彥亦作吾彥皆足以補注義昆吾或作錕鋙又作錕鋙

任彥升天監三年策文日伏青蒲　何曰伏蒲事謬用始此案漢史丹傳上寢疾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上間獨寢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親密臣者丹爲史良娣兄又爲駙馬都尉故也青蒲非尋常拜稽之地故以爲誤用今考宋書袁淑傳有云登丹墀而敷策蹈青蒲而揚謀知謬固不始於彥升也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　何曰此文可匹出師表而文彩詞條更爲藹然世以令伯仰希葛相非知言之選

案此評太嫌左袒予嘗以出師爲忠陳情爲孝求通親親爲友皆天壤至文與之鼎峙可也

李令伯陳情表報劉之日短也　何曰晉書蜀志作報養無養字者流俗妄削案下接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則此句養字不宜先逗

李斯上始皇書。何曰。戰國之文。楚人頗工爲詞。李斯本楚人。故其文亦華豔。文選錄之爲祖師云。案戰國時。能文之人。不止在楚。況昭明精神。全在甄錄詩賦。以示後人寶筏。何獨以此文爲祖師耶。

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於陵子仲。何曰。子仲疑作仲子。案高士傳陳仲子字子終。注引列女傳同。國策史記漢書並作子仲。不必倒。

阮嗣宗爲鄭沖勸晉王牋。何曰。阮公亦爲此耶。抑亦避禍耶。許以桓文。諷以支許。是其巧於立言處。案嗣宗既爲大將軍從事。聞兵廚美。復爲都尉。史稱籍雖去職。常遊內府。與朝宴。貌雖附昭。心實遠之。此牋扶醉而成。似莊似諧。並非巧於立言。直是乃公本色。

魏文帝與吳質書。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何曰。先賢行狀。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以疾不行。與箕山之志爲合。若文章志之云。則幹嘗出而仕矣。案魏志亦言幹嘗爲五官中郎將文學。

著中論二十餘篇。何曰。文帝言其著中論二十餘篇。而文章志止言二十篇。不足據。案二十篇舉成數也。孔子曰。詩三百。今詩三百十一篇。

與鍾大理書。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烝栗。何曰。注王逸玉部論云云。山海經郭氏傳引此。謂之王子靈符。案王逸正部論八卷見隨經籍志。何氏改爲玉部論。殊未考也。

與楊德祖書文之佳惡。何氏欲照典略、改佳惡爲佳麗。案惡字勝。下文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定其佳惡也。尼父文辭一段。極言其至佳者。過此而言不病者。未之有也。病則言其惡者。文法呼應。固宜如是。

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何曰。史傳表有二子。琦、琮。琮降操。封列侯。卽季緒耶。又曰非也。注脫名修二字。案李注已詳第四十卷。德祖答牋季緒璅璅句下。何氏詎未之見耶。

嵇叔夜與山巨源書。仲尼兼愛。不羞執鞭。何曰。鄭康成解論語云。雖執鞭之賤職。吾亦爲之、邢叔明引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條狼氏、下士。故云賤職。案此條義門讀書記已載入四書門內。自爲駁論。云士字雖有下落。然亦是國家所設之官。與從吾所好語氣不合。今復引列此處何也。

許由之巖棲。何於注中張升反論下。加一語字。案左傳昭公七年。今夢黃熊入於寢門。疏引張叔皮論曰。賓爵下華。田駕上騰。牛哀變虎。鮌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與此注同。以四字爲句。當卽此人。升反乃叔皮之譌。語字不得妄增。

趙景眞與嵇茂齊書。按轡而歎息。何曰。少章云。據注中語。則五字當衍。案晉書亦無此五字。但衍繹上文皆用韻。此息字正與上數韻叶。

孔稚圭北山移文。值薪歌於延瀨。何曰。延瀨似指延陵季子值披裘公事。案元注延瀨未聞。而此漫以

高士傳語釋之。以延陵證延瀨。牽率可嗤。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年月朔日子尙書令彧。何曰。子疑守字之譌。案注中明言守尙書令矣。乃五臣則曰子、發檄時。徐師曾文體明辨。改日子爲甲子。皆極謬妄。無足與較。私怪顧亭林日知錄有云。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繫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而又繫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詳考諸史。有稱年月朔日某干支者。有於朔下言越幾日某干支者。若曰子連用舉支而不舉干。卻無此文法。子字照注作守無疑。

揚子雲解嘲。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何曰。安溪以此數語本易豐卦。案安溪云炎炎者火。隆隆者雷。雷居上。故天收其聲。火居下。是地藏其熱。此盛不可久。而滅且絕之徵也。豐義如此。故卦爻俱發日中之戒。至窮極。則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卽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安溪深於易者。盍暢引之以究其義。

雖其人之膽智者。何曰。膽漢書作贍。夏侯湛東方朔贊。贍智宏材。李善引此作注。案非特東方贊已也。潘安仁馬汧督誄。材博智贍。注亦曾引及。

陶淵明歸去來。策扶老以流憩。何曰。中山經。龜山多扶竹。溥卽竹也。高節實中。中杖名之扶老竹。案扶老竹。截去竹字。竟成鄭五歇後矣。句法亦板重不靈。不如舊解。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何曰。文各有體。此固頌也。不得以浮靡薄之。案頌固有韻。體亦應爾。此篇卻不用韻。創也。韓昌黎因之爲伯夷頌。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何氏既引孔氏雜說。載曲遇漢書無別音。又泛引曹參傳之曲遇。案漢書章帝醜曲逆之名。改爲蒲陰。固知章帝以前皆如字讀也。孔說極是。曲遇在中牟。見史高帝紀及司馬彪郡國志。與中山曲逆不同。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魏建安中。何曰。建安猶是漢年。雖天子僅亦守府。烏可繫之魏。案元注明以爲誤矣。所謂誤者。病其流傳之譌。亦非歸咎作者。何氏於千五百年後發此感喟耶。

揚子雲劇秦美新。何曰。就劇秦中帶出美新。案頌莽之德。僅謂其勝於暴秦。莽大夫有深意焉。此篇謂其僞作者王荊公。謂其不得已而爲之者洪容齋。

范蔚宗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何曰。此說疑出緯書。案非也。辨詳上卷規李。所謂二十八將者。鄧禹、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是也。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又有來歙、岡畫亦不及。或謂歙、光武外兄弟。故慤置之。要亦千古闕憾。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何曰。詩品以公幹配陳王。而

予意獨在仲宣。及得此論。益歎休文權衡之審。案陳思乃建安七子之冠。餘子畢竟未逮。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驚邊杌士。何曰。能改齋漫錄作抗士。案杌恐是抓。詩云天之抓我。說文。抓、動也。

曹元首六代論。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何曰。云二十四年。則此論當齊王芳正始四年上也。又六年爲嘉平元年。曹爽誅滅。魏祚遂爲司馬氏所据。案司馬氏至魏之咸熙二年乙酉。纔据魏改元。距正始四年癸亥二十二年。嘉平元年己巳十六年。不得謂嘉平時魏祚已斬也。

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何曰。李周翰謂自以遊於羣雄至莫之逆也。善本無此一段。今善注有引漢書云云。似不應無。或漢書一條係後人補注。案何氏評選。於雜文中亦頗寥寥著墨。而獨喜引五臣以駁善注。實是一病。考李濟翁資暇錄。李氏文選有初注覆注三注四注。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開元六年。有李延祚者。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臣之說上之。其書意在非斥善注。實皆盜竊善未定之本。轉相攻擊。予向以五臣注爲此書蟊賊。職是故也。此段詞氣動宕。自不可刪。若李周翰之說。窘促不成文法。奚足援引乎。

陸士衡五等論。一夫縱橫。則城池自夷。何曰。二句指漢末羣盜。案元注一夫謂董卓。蓋披猖者羣盜。倡亂者一夫。與下孽臣朝入九服夕亂。相爲分應。

演連珠。瞽叟清耳。何曰。叟當作瞍。一作史。案史字是。弔魏武帝文云。豈特瞽史之異闕景。卽士衡句也。

顏延年陽給事誄。苦夷致果。題子行間。何曰。陽州乃地名。與陽氏何與。而贅及之。案左傳。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元注引之。以釋名子行間之義。並非作陽氏故實也。安得爲贅。

謝元暉齊敬皇后哀策文。哀日隆於撫鏡。何曰。於時佛法未入中國。安得身毒寶鏡爲甲觀之珮。明是六朝人附會之事。案此辨以西京雜記不得爲漢實事也。庾子山作文。或偶涉雜記中語。便謂此近人書不足用。遂斐柞之。此亦可證。

王簡栖頭陀寺碑文。何以簡栖之名當作屮。古文左字。案何氏之釋困學紀聞亦是如此。予考說文。屮、手也。象形。今作左中。草木初生也。音徹。今以簡栖之號釋之。當從中。不從屮。

步中雅頌。驟合韶濩。何曰。注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耳。檢禮記不得。蓋今日所見。又非唐初之本矣。案注語出史記。禮書鈔本譌沿。以史記爲禮記耳。何足多訝。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種一他其及李規注選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纂者　徐攀鳳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

✤E五三三三